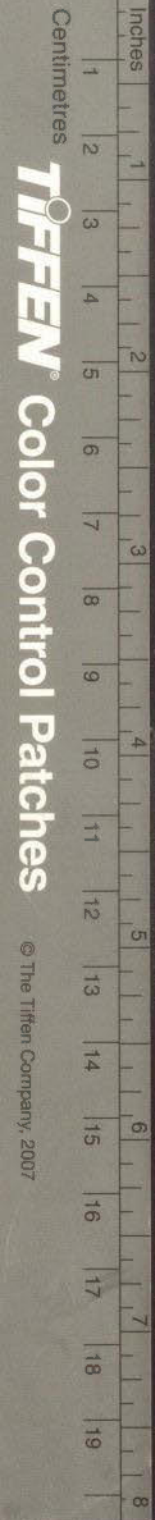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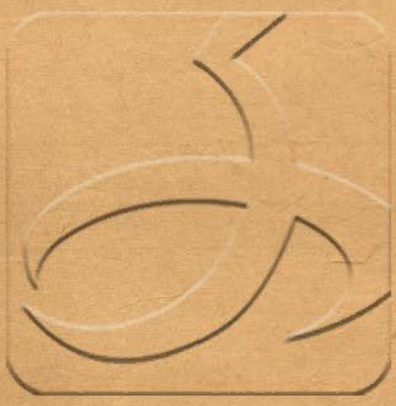




27.123
6621
378

2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合胡三省音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八

王晉天福七年主劉昫光
寶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漢
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

門導齊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

自以為功庚申車榮首至鄴都晉主敬瑄命漆之函送契丹初重

榮之將反也怒指揮使賈章而殺之誣之以反賈女尚幼欲捨之

女曰吾家二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獨吾與父耳今父死吾何忍獨

生願就死重榮亦殺之鏹人莫不憐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

4205380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思補樓

也 癸亥晉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本恆州唐僖宗名改焉今以

安重榮反改州名從舊又改軍號 丙寅晉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

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

盡有之晉主敬瑄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

為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 晉張式父鐸詣闕訟張式

事見上 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閩

主王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閩主寵而憚

之 蜀地震 晉彰武節度使丁寤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

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晉主敬瑄遣曹州防

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二月癸巳以重建

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實朔開胡人也 唐左丞相宋齊

邱固求豫政事唐主季昶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

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以齊邱知尚書省事其三省

事並取齊王璟參決所以制 齊邱視事數月視吏夏昌圖盜官錢

三千緡齊邱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邱稱疾請罷省事從

之 晉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收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

為節度使 三月閩主王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 晉遣歸德

節度使安彥威塞決河於滑州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河患遂平

遷西京詣守遭歲大饑彥威捐財賑撫廣設方略饑民愛之不忍

流去 閏月晉天興蝗食麥 晉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

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自涇州代 獲亡將楊洪

乘醉斲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

怨

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敬璿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
連姻釋不問歐史張彥澤與希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

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
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

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
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

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鄭從諫見唐僖宗紀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
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

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
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登

姓名濤面詠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

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

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晉主拂衣起
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殘滅晉國李濤詣彥澤而不懼張

濤乃歸洛下賦詩自悼有三諫不從歸去來之句時論譴之
漢主劉龔寢疾以其子秦左宏度晉王宏熙皆驕恣少子越王

宏昌孝謹有智識乃呼宏度宏熙小字謂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
翽曰壽雉雖長然皆不足任我事惟宏昌類我吾欲立之奈何吾

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獻翽乃謀出
宏度鎮邕州宏熙鎮容州而立宏昌為宏熙殺宏昌而及翽張本制命將行會

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
丁丑漢主年五十四漢主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

子為洛州刺史

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蓋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

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性嗜殺

有灌鼻割舌支解剝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

之謂之水獄覓斬刈人則不覺柔順垂涎呀呷人以爲蛟蜃之精

也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

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秦王宏度即皇帝位更名玠以

宏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

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敬瑄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乙

巳晉主敬瑄尊太妃劉氏為皇太后太后晉主之生母也 唐丞

相太保宋齊邱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唐主李昇遣壽王景遂勞

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邱曰陛下中興之功

也奈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乾化二年今為三

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烏喙如何踐難與其安樂有之乎越范蠡遺文種

昔言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齊邱曰臣實有此言然臣為遊客時

陛下乃偏裨耳今不過殺臣遂引去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

偏性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丙午以齊邱為鎮南節

度使踐洪州之約宋齊邱本洪州進士臨行唐主謂之曰豫章公之維桑也衣錦

晝行古人所貴乃賜以錦袍手為著之齊邱至鎮衣以視事 晉

主敬瑄寢疾一日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

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

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既謝當歸許臣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六月乙丑晉主殂

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於鄴都大內之什昌殿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

後列國紀十八 四 思補樓

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

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劉知遠不入接張本

太后皇后曰皇太后閻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閻主王曦發漳

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未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

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里蓋王氏以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

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

辰晉太后劉氏殂 閻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

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

福州將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

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

子晉大赦 癸卯晉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賞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 晉之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罷樞密使

挾權制上構契丹之隙張本 見上卷 馮道等之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并樞密於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也

職 晉主重貴不許 有神降於漢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屬唐屬福州時為漢土郡

國志福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傳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控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

接西平西接增城界 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閩人往占吉凶多驗

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於

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

元永樂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 遇賢年少無他方略

資台重監補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五

思補樓

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劉玢以越王宏昌為都統循王宏杲為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

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二百五十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又百一十里道庠端州人也 賈高行

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

周曰曲周縣屬洛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為鎮入雞澤縣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

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眾先登元城縣帶

州魏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賈以趙瑩為中書令 閩

主王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

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

繼柔不能飲疆之繼柔私減其酒閩主怒并客將斬之 閩人鑄

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庚午晉葬太皇太后于魏縣

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季晁自為吳相與利除

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為昇元條三十卷

庚寅行之 閩主王曦以同年章事候官余延英為泉州刺史廷

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未擇以備後宮事覺遣御史按之廷

英懼詣福州自歸閩主詰責將以屬吏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閩

主悅明日召見謂曰寡人已負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

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唐主李昇下詔曰

前朝失御疆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

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益有年也是惟武人用事故德化壅而不

通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六

思補機

通

通

宣三事大夫具為朕舉用儒者罷去苛政與民更始 楚王馬希

範作天策府王舉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建天策府於州城西北

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溪

錦等州及諸溪峒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山石崖

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砂生石上

其由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鐵連牀者紫點

若銀色而光明受微碎之聲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

彌佳過此則濁 地衣春夏用角簞角簞謂竹為細篾織之箴節去

土石中得之 秋冬用木綿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

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為 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間 蜀地震摧民居

者百數 十一月庚寅晉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陵在河南

府壽 廟號高祖免靈車所過民租之半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

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蠶鹽所以哀蘭唐天

咸二年赦每年二月

內一度依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曷顯德三年赦齊州蠶

鹽於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三千文滄棗濱濬濬青每

石徵絹一匹後齊州減徵 晉之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

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

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

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雷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

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時言事者請將

每戶一貫至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與販既不虧官又

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價頓賤去出鹽遠處

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難鹽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

絕與販歸利于官場院羅鹽雖多人戶鹽歲又不攸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之子李敏閩主元妃梁國夫人之父 閩主王曦

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閩主有龍陽之寵也 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

資台置監捕 卷二百八十三 後列國紀十八 七

尚書並同平章事閻主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
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
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
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閻主曰維岳身甚小何
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閻主欣然命梓維岳下
殿欲割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乃捨之
晉主重貴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
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三年契丹令高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李崧曰屈
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
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主
邪律德光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遣即帝位延廣

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

德光擊晉德光頗然之為契丹入寇張本

癸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李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德元年南漢主劉晟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春正月

癸卯蜀主孟昶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

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比而命之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國七十三卷唐同光二年

人非之晉主重貴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

京帝即位於鄴都保昌殿極前至是始還汴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庚午

寒食晉主重貴望祭顯陵于南莊焚御衣紙錢唐宣城王李景

達剛毅開爽唐主昇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邱亟稱其才唐主以

齊王璟年長而止璟以是怨齊邱唐主幼子景湯後宮种氏所生

也种氏有國色龍冠後宮唐主性嚴厲每大怒聲如乳虎殿門環

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唐
主之怒不覺頓解故景暹之愛過於諸子他日唐主如璟宮遇璟
親調樂器大怒請讓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暹雖幼而慧可以為
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立
命幽之數月度為尼而景暹之愛亦以弛唐主嘗夢吞靈丹丹而
方士史守冲潘展獻丹方以為神而餌之浸成躁急左右諫不聽
附錄潘展者不知何許人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常依海州刺
史鄭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郊匡國妻行
至廐中因視展所居西壁蕭然葦席竹筒而已發筒觀二錫丸餘
無所有頗怪之展歸大驚曰何物婦人為吾劍幸吾朝來攝其光
斃不然身首殊矣匡人異之以告匡國匡國悚然因密召展問曰
先生具有劍術乎京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展曰可當齋
戒三日過邇邇平曠之地試之匡國如期與俱至城東展探懷出
二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須臾上接於天若風雨
之聲當空而轉忽繞匡國頭左盤右旋千餘匝其勢奔掣其聲錚
鏦匡國汗下如雨神魄俱喪乃稽首謝曰先生之術神矣觀止矣

展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自此禮遇彌厚嘗以藥賜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
覺躁熱況多餌乎唐主曰朕服之久矣甯有是邪羣臣奏事往往
暴怒然或有正色論辯中理者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
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
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
所賜予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辭曰國
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耳道士率奏章自駕部
謂上達於天
郎中歙州馮延巳為齊王元帥府書記性傾巧與宋齊邱及宣
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
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東鄙儒孫晟密
州高密

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天成二年馮筆藻麗十不及君恢諧歌酒百不及君諂

媚險詐萬不及君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曾疽發背秘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紹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錄

廷紹初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澀進藥無驗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莫能愈及廷紹至先詰其廚人曰相公酷嗜何物曰膏食山雞鷓鴣廷紹曰我得之矣投以薑豆湯一服而立愈擊醫默識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痒以薑豆治腦痛皆不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側金石我故以木之陽實勝之木旺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牛貝薑豆乃解其毒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先是溧水天興寺桑木生人長六寸如僧狀右

袒而坐跪衣被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縣擗置龍中以仁壽節來獻人皆以為祥而識者按焦氏五行書知且有喪不三月而唐主殂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有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性甚忠侃雖平居頽然不言是非每國有大議必首斷之丙子始宣遺制唐主末年卜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唐主相吳禁壓良為賤賈良女為奴婢謂之壓良為賤律之所禁也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禮部員

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
駁曰此必延己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
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
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使貧民之子為富人廝役
可乎先帝以為然將治延魯罪臣以為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
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畱
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凡章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果得延魯踰然
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
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為鏞州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
城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云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漢無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延平鎮為鏞州鏞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為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

鎮王延政置鏞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皇州也宋朝混一加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立皇

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為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

為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城志在州西二百

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兼舊桐廬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為建陽縣因山之陽為名未幾以承祐

同平章事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

鄰國使者猶加藩鎮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

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

皮 三月己卯朔晉以中書令趙瑩為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為侍中 唐王李昇殂已旬日齊王

璟猶未嗣位方泣讓諸弟奉化節度使周宗以袞冕被之曰大行

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璟

乃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正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訓不從尊皇后宋氏曰皇太后立妃鍾氏為皇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笄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子必先諸姒以故唐主友愛諸弟始終無間言者后輔相之功居多云 唐主李璟未聽政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為如是其煩也馮延巳時為齊王掌書記唐主為人謙謹初即位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邱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于江州唐主以齊邱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

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邱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夢錫如在朝廷王彥儔豈知敬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之耳宋齊邱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雖齊邱舊僚皆依附覺與休甯查文徽吳分嶺縣置休甯縣後改日海陽晉武帝改曰海甯齊改曰休甯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六里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遐躋通顯勤政殿學士蓋唐烈祖所置猶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岑既得志會覺遭

母喪岑卽暴揚覺過惡擯斥之 唐置定遠軍於濠州 漢主劉

玢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俛男女而

觀之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宏昌及內常侍番禹吳懷

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臺臣宗室皆露索

然後入謂備而搜索之恐晉王宏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

意以成其惡漢主好手搏宏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

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漢主聞而

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宏熙

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盡殺其左右

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宏昌帥諸弟臨於寢殿迎宏熙卽

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玢之弟也改元應乾以宏昌爲太尉兼中書令諸

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宏杲爲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

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 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尙係殷之女考

曰閩錄作尙可殷立爲賢妃妃有殊色閩主嬖之醉中妃所欲殺

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蜀主孟昶大適良家子以備後宮新津

縣令陳及之疏諫賜金百兩而採擇不止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

食之 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爲昭武節度使鎮撫州

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入其西郭旣而敗歸 五月殷吏部尙

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

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

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

困民五也謂置備州除道裏糧將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撫福

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

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州九域志延平西至臨汀八百里曾不憂金陵

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括高貴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

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

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遣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

主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漢王劉晟既立國中議

論詢詢言其弒兄自立也循王宏杲請勒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

思潮等聞之譖宏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同之宏杲方宴客思潮

與譚令禪帥衛兵突入斬宏杲備考歐史云宏杲屢謀誅思潮等

免乃留使者入具沐浴詣佛前祝曰宏杲謀念來生王宮今見殺

矣後世願生民家以免屠害因涕泣與承人訣別然後赴召至則

殺之與通鑑所載不同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宏昌賢而得眾尤忌

之宏昌見忌事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宏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

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王曦侍康宗宴

閩主昇水廟號康宗會

新羅獻寶劍

新羅國之於閩其地在海東通使於閩

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

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閩主已替異志凜然變色至

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閩主思倓前言而倓已卒乃命發倓冢斬

其尸瘞而如生血流被體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

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陳閩主大惡五十事閩主

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守亥晉主重貴追封其伯父敬儒為宋王甲辰晉以旱蝗大赦

秋七月己丑晉主重貴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

於諸道括民穀吳越王錢宏佐初立上統軍使闕璠彊戾排斥

異己宏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

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文慶於睦州璠與右統軍使

胡進思益專橫為吳越諫璠明州人今明州稱祀文慶睦州

人進思湖州人也唐主李璣緣烈祖意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

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

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

約以兄弟相傳位立長子宏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

遂自誓心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為宏冀毒景達孝友純至嘗

從游後苑泛舟池中而唐主舟覆景達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

唐主出人以為精誠所感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

遇賢告於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眾踰嶺趣虔州唐

百勝節度使賈匡造不為備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

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結興初

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遇賢眾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城門晝

閉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匡造公鐸之子也

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八月乙卯唐主李璣立弟景邊為保甯王

卷唐昭宗乾甯三年初景邊母种氏始入宮久不見幸宋后屢薦引之既承恩寵服御

僭擬於后而宋后稀得進見及种氏得罪后雖撫景邊如己出而

深怨种氏每欲甘心焉既而烈祖殖种氏泣曰人彘骨醉復見於

今矣賴唐主力保全之故种氏得歸景邊官久之景邊改封信王

出為虔州節度使在鎮簡易節儉虔人安之時諸王大臣皆喜浮

屠教而景邊獨排之專以六經名教為事贛縣令卒成喪之日其

尉張樂飲酒景邊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書記孫峴必苦口規諫景

邊為之加禮及峴卒厚卹其家言及必流涕置夏州牙內指揮

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棄

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

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晉主尊其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

也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也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

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初河陽身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國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國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夫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

廣說晉主重貴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

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

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

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

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

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

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贖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亡願記之

紙墨延廣命史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耶律德光德光

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

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

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

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

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

之狀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晉主重貴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

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裏金銀飾以龍鳳又進帛五千匹錦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玉鞍衣襲犀玉金帶等請賜

從官自皇弟容以下睿即重睿也避晉主名故去重字至伴食刺史睿從者各有

差晉主亦賜延廣及母妻從事押衙孔目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

民餓死者歲不知其數而君臣窮奢極欲以相誇尚如此 冬十

月戊申置立吳國夫人馮氏為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允養以為

子歐史重允高祖弟也不知其為親疏高祖及畱守鄴都娶副畱

守安喜馮濛女為其婦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

隋改為鮮虞唐武德復為安喜定州所治也重允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重貴

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晉主遂納之羣臣皆賀晉主謂馮道

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晉主與夫人酣飲過

梓宮前酸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不覺發笑

為失晉主亦自笑願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

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至是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

時為禮部郎中鹽鐵判官晉主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

與議政事後契丹入寇暴晉主之惡於天下曰納叔母於中宮亂

人倫之大典 漢主劉晟命韶王宏雅致仕 庚午晉復括民穀

唐主李璟遣洪州營中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

人金陵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張遇賢屢破

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

後襲之遇賢棄眾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

陵市去年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十一月丁亥漢主劉晟祀南郊大

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錢宏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

任於吳越 初晉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

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

州之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為置輝州已而徙治軍父縣後唐滅

梁改置單州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為單

州 戌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

權知單州此應州之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

金城縣也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

遠不得與契丹交 通 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於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

朔晉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

州劫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甲寅徙楊承祚

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登州平盧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重

貴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

亦勸之契丹主耶律德光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

將之山後即為檀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委延壽經略中國

皆天福之初割與契丹之地人民也 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

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晉主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

南樂及德清軍時置德清軍於淄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

曰德清軍本舊淄州地名天福三年移淄州於德

勝寨乃於舊淄州置頓邱鎮取縣為名至四年改鎮為德清

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瀘州之北七十里 徵近

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邱廣樹

朋黨百計傾之宗泣訴於唐主李璟唐主由是薄齊邱既而陳覺

被疏乃出齊邱為鎮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邱之黨唐主所親任

者也齊疏則齊邱無君側之助乃 出齊邱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齊邱隱九華見二百七唐主知其

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

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邱乃治大第於青

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為

南陵縣唐天寶三年分淮南移移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

在青山之陽也九城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甯州酋

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甯州即唐之南甯州也

置甯州于清溪鎮去其州無官府惟立碑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

而已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至海墻西距隴坻南

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廡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

括民穀是年秋七月以年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磳不畱其食有

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

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於是畱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

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

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重威平安重榮即用為恆帥帝

軍號亦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

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得緡

錢二百萬闕境苦之定州吏欲按例為奏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

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唐節度使率兼觀

兵觀察之職掌民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馬

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

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十人為銀槍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

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襍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襍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

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襍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為

賦斂後周武帝製幘頭裁幅巾出四脚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脚向上至宋太祖始為放脚每遣使者行田

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

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

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

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疆

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

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

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

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

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

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

番禹謂漢荆渚謂高氏溪洞彭莫諸族諺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

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輿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

所笑希範大怒他日恆請見辭以晝寢恆請客將區宏練曰王逞

欲而復諫吾見其干口飄零無日矣希範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閩主王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

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

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

加之錐楚閩主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

宗故敢效魏徵閩主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十九

甲晉齊王石重貴天福九年七月以後春正月乙亥晉邊藩馳告

辰歸運元年是歲閏亡凡五國三鎮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

者馳告於晉勅也延照思溫之子也

先時置永清軍於貝州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

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

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

繼前守雲州契丹圍之牛歲不能下乃遣繼代令溫權知州事繼
 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繼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繼使將
 兵守南門繼自守東門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攻貝州繼悉力拒之
 燒其攻具殆盡乙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繼赴井死
 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晉主重貴下詔以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為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
 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
 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
 陳使 晉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 雁門關即恆那滄皆奏契丹入
 寇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福福光
 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社逃歸母疾故耳 去年十一月楊承社自單州逃歸青州 既蒙

恩宥圖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唐以侍

中周宗為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為

鎮海節度使宗性寬厚能容人初俞文正為烈祖幕賓宗及馬仁

裕皆為給使執役於文正左右及家出鎮江州文正猶為其州巡

官方旅見輒越次問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

鎮浙西久矣文正顧同列匿笑而退他日宗宴僚佐文正亦與宗

勅之酒文正俛首曰下官飲量棋局令公所素知座中為之錯愕

而宗怡然不動君子多之 唐主重貴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

之議始於去年七月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救

齊王景遂參決庶政自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支微得白事餘非

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 考異曰江南錄此救在去

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 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曰臣

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血下情猶有不通者陛

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

因涕泗嗚咽自目曰涕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

召侍臣觀之眾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

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于樓下井中蕭儼亦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

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爭得罪非有他志昔願

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其罪願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

防邪晟慙懼遠罷之 晉主重貴遣使持書遣契丹契丹已屯鄴

都時契丹屯於鄴都城外不得遁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

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

先發時川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與延廣乘勢

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為罷景延廣張本乙酉晉主發東京丁

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戊子晉主至澶州澶州

時唐德勝津契丹主耶律德光屯元城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併入貴鄉聖

歷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魏州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逋趙

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城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遂

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

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晉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

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

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孟昶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

昶節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晉主重貴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

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耶律德光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

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雅鳴谷遁去自雅鳴谷出歸州東與契丹

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唐主李璟遣使遺閻主王曦及殷

王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

也日尋干戈閻主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太宗誅建元吉為比

殷主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為唐滅殷張本置天平

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鄆州寶儀奏博州刺史周儒

以城降契丹九城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

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儀謂景延

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甲辰朔命

前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

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按是時凡

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於北遼人南寇了未

無關山塘濶之阻其兵可以竟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

幾周儒引契丹將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

應楊光遠麻答德光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

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

緝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人漢璋應州人懷讓

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

威城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也也東坡指寧國以為衛之威今在博州界按是時首與契丹相拒於漣衛之閒此威城當在漣

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

周等告急延廣徐自晉州重貴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

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是役也彥威復以家財佐軍故軍須不乏遂克強虜未幾卒於大梁彥威本與安太妃同宗而未嘗出口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之當時益稱其慎重 辛亥置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 定難軍夏州九或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 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招討使初契丹主耶律德光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

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贊分兵屯鄆州以備之

石贊時屯麻家口 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

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樂平離太原三百餘里 晉主重貴

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舞女樂 晉女樂欲其不於此也 及出師常令左

右奏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

聽樂詔不許 壬戌楊光遠圍齊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 楊

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 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晉以前威勝節度使何

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晉階成義軍指揮使王

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城 階城二一 甲子蜀

人攻階州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邱城 頓邱漢古縣後移治所於

安城唐頓邱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置州 以俟

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鄴都雷

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

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

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存梁謂澶州德勝渡之河梁也則天下定矣契丹

主耶律德光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

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賊城之南

與契丹戰自午至哺互有勝負德光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重

貴亦出陳以待之德光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揚光遠言晉兵

半已餒死光遠誘契丹入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

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

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皆過城而

懼晉軍乙亥德光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

北去木書者書之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漢主劉晟命

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宏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龔舉大號追尊兄隱為烈宗至昌

華宮使盜殺之契丹主耶律德光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

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雷趙延照爲貝

州酋後麻答陷德州擒刺史尹居蕃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

關門使連重遇既弑康宗兄二百八十二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

昏以自固閩主王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

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

聞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

君父安有他志閩主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殺閩

主而立其子亞澄尙賢如有龍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

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閩主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

拱宸馬步使錢達弒閩主於馬下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

武皇帝光啟閩國閩主王璘進尊父帝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

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

冕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王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

不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葬閩主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

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尙書判三司鄭元弼抗

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

以反閩主之政殷主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

文進加樞密使鮑恩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

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

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

白曰開元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主升爲

同安 旣是桃林地中復有聲如萬鼓時禾已收穫惟餘根在田及

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人皆復以爲祥而

曦竟被弒國由此亡 丁亥晉詔太原復安兵各還本鎮契丹已

辛卯晉馬全節攻契丹秦州五代會史後唐天成二年升

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蒲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化軍爲秦州以清苑縣爲

晉救 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晉秦州兵救階州出黃

階嶺敗蜀兵於西平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四月

丁未晉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

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爲社以自保衛 己酉命歸德節度使

高行周係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晉主重貴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

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軍民晉主亦懼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

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為西京以

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

得志見契丹疆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天治第園池妓

樂惟意所為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

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

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

此括率合出之數也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言

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

取于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

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青兗鄰鎮故命之為備秦晉節度使安審信以

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

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困已滿其數

戊寅晉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秦晉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

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蓋代也審信帥秦晉也又遣神武統軍洛陽潘環及張

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

陽辭可晉懲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四年省縣為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南丙戌

晉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

此擾民不聊生丁亥晉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

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

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關多水濼故趙延照阻以爲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閩朱文進遣使

如唐唐主李璣囚其使將伐之會天暑疾疫而止六月辛酉晉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淄州屬光遠之丞屬也晉太尉馮道雖爲首相

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重貴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爲宗僧以不殺爲戒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

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乙巳漢主劉晟幽齊王宏弼於私第或謂晉主重貴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

復置樞密院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晉滑州河決浸汴曹單

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濟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於梁山東北今

決河之水瀾漫環梁山而合於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重貴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

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晉主善其言而止初晉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九卷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

府州領向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從遠世爲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

鎮爲府谷縣八年又建府州以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爲刺史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

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晉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

士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知制誥武強徐台符武強縣屬

深州九域志在禮部郎中李滌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為學士

州東北六十里溫叟岳之子也 劉岳見二百五十一 秋七月辛未朔置大赦改元

開運 己丑晉以太子太傅劉昫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晉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

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

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先皆嘗總宿衛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

出景 延廣 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

度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雷守景延廣

充都排陳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陳使

前充帥安番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

卿充馬步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右軍

排陳使滄州王廷允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時

府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右廂排陳使右神武統軍涇環充右廂

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遣

維翰召禁直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

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才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

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

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為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

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 契丹之入寇也晉主重貴再命劉知

遠會兵山東 人原以河北之地歸山東帝初詔劉知遠 皆後期不

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

為之 言若有分為天子何不 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

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

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 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

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 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

資台量監甫 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十

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閩朱文進自稱威武節度使知閩

國事遣使奉表稱藩於晉癸丑晉以文進為威武節度使知閩國

事 癸亥晉置鎮甯軍於濱州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甯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王李

璣置定遠軍於濠州以崇俊為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

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為不知其意徙崇俊

為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為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

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 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晉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 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

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道遂州樂壽 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 深州刺史康

彥進擊卻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劉晟毒殺鎮王宏澤於邕州

殷主王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候官

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 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

百四十里在福州東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 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難險峻內有千里諸

境逃人多設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 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道

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大曆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 州東北三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

漢閩縣地唐置溫縣以縣界溫 溪為名天寶九年改長溪縣 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雷從效

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 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 蓋雷從效所居之地 屠滅王氏遺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

富沙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 封富沙王 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從

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給之曰富沙王

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顛朱文進時以黃紹 顛為泉州刺史 吾觀諸君狀

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踴躍

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顛斬之從效持州印詣主繼勳第請主軍

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顛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齋

請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州界兩縣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

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給之曰義師已誅朱福

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謂上廷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尙守

此何爲乎以紹顛首示之眾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殷主

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

州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二百六十里鄰郡也亦殺刺史程文緯立王

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殷主之從子也朱文進之滅王氏事見上三

月二人以疏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 十二月

癸丑晉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 置李守貞圍青州經時

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

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

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

汾陽縣之天池時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

反者節度判官邱滄等送其首于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

第上表待罪開城納置軍 閩朱文進聞黃紹顛死大懼以重賞

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鏐將之攻泉州鉦鼓

相聞五千里殷主王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

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鏐殷主遣統軍使吳成

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初唐

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

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用兵

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唐主李璟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循

行境上覘其可否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

都虞候邊鏞為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

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三十里建陽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

竹開漳泉汀三州皆降於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

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縣本漢治縣之地吳於此立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侯官縣之北鄉也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道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為邵武

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宣從事

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光遠為

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妻又病跛既舉兵反時人為之語曰自古

豈有禿瘡天子跛腳皇后邪相傳以為笑然而召夷狄以為天下

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十餘年皆光遠之罪也丙戌起復

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

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

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於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閣所

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

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進重遇第重遇方嚴兵自衛三

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槩直前刺重遇殺之斬其首以示

眾曰富沙王且李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

眾踴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一首送建州 唐武昌
節度使王與卒與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
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
亦無癢痕又嘗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止
中營門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一無傷人莫不異之輿在武昌
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言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
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
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從其計烈祖見其自歸遂得釋人推其
長者 契丹復大舉寇置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
鋒至邢州置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告急 契丹前鋒已至邢州
州信使路絕故開道而
來 晉主重貴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

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甯節度使趙

在禮屯鄴都 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令趙
在禮自徐州進屯鄴都為後鎮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

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 元氏縣屬恆州九域
志在州南九十八里 朝廷憚契丹之盛詔

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

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乙晉開運二年是歲改
巳稱閏年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晉主詔趙在禮還屯瀘州馬全

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

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

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 皇甫遇奉詔
自滑州進兵 契丹寇

邢洛磁三州至安陽河千里之內殺掠殆盡契丹主耶律德光入

鄴都境 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
十五里西北距洛州五十里 覓大桑木亦指而罵曰吾

知紫絲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王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

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鄴縣唐屬

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觀討平之乃焚鄴州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為相州治

所隋煬帝於鄴州故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郡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夷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

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遊騎亦有入鄴都

將渡漳水遇契丹數萬過等且戰且卻至榆林店契丹大

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

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

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

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

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且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

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

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

足信必若虜眾猥卒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

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其受之借使虜不南來

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

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

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契丹亦引軍

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德光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

再宿至鼓城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邯鄲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

至鼓城約三百餘里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

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邠州之時從恩謂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人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道而稍延壽與楊隱諸軍無南向而去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東約東者申嚴號令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眾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湯陰後併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為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

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

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

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勝併取之也劉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

里晉主疾少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

將為行計晉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夏籍諸州鄉兵為武定軍晉北面

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眾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

舉徑襲幽州晉主重貴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晉

主發大梁聞之故臣共迎殷主王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

閩主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

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為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

諷為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建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閩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閩

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

二月

壬辰朔晉主重貴至滑州命安番琦屯鄴都甲戌晉主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請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

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

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邢州城下

以誘城中也

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

之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

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

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

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甯為國家死耳終

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晉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

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晉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

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

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晉主重貴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

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

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

馮玉以后兄進故言由中出

彥韜少事閻寶

為僕夫後隸高祖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晉主為腹心

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晉主

耳目晉主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

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

唐主季瓌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為建州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

使將軍祖全恩為應援使姚鳳為都監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

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三里南唐保

大九年割為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王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

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閩主之命督望

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

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

出數千將軍擁眾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

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

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閩主大

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

害初置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邱天福三年徙澶州於德勝并頓邱徙

馬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舊州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

州鄴都之閒城戍俱陷議者以為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

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

樂之民以實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為元從指揮使十五年

不遷職閩主王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王延政以為將及朱文進

弒曦事見去年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繼居福

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 白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歷元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焉

縣天寶元年改為福唐縣宋梁改永昌縣先是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

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為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

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浦

浦故曰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為曦畫策取建州曦以為著作郎

及閩主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會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

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與繼珣說黃仁諷曰今唐兵乘勝建州孤

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
福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
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
恐眾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嚴明素為眾所重雪峯在福州侯官縣西百餘里乃
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肘真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為帝考異
白閣錄啟運圖啟國寶錄江南錄作嚴明閩中賈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嚴明按啟運圖嚴明本名偃為僧名體明即位改嚴明今俗之江南錄云繼昌為俾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嚴立嚴明為主今從十國紀年
解去衲衣被以袞冕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
表稱藩於晉閩主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
千會漳泉兵討嚴明 乙巳置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
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將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

丁未晉主重貴獵於戚城甲寅取滿城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
治清苑宋曰滿城本燕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 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其兵二

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耶律德光還至
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州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

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眾南向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

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立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
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

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涇陽城縣故城申契丹大
為澤渚世謂之陽城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

至晉軍與戰遂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為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六十里宋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 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

村考異曰莫高祖實錄作

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

寨後斲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

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入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德光坐大奚車

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斷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輻車之

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倫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

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

之以隨上施幌帷富者用氈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

令其眾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鷄四面下

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為鐵鷄謂其身被

也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程威懼不敢出戰軍士皆憤怒

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威曰俟風

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眾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

少惟力鬪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

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

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

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

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

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矢不逆風此古法也

若用短兵薄戰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

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

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

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

如此安可迴鞞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

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
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鬪步騎俱進逐北三十餘
里鐵鷄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
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
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德光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
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
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
而還乃退保定州德光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
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晉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秦州隸定州
隸定州夏四月辛巳晉主重貴發澶州甲申還大梁是年正月
義武軍二月至澶州今諸軍下詔親征己丑置復以鄴都為天雄軍唐莊宗同光
以勝歸故復還大梁元年以魏州

為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二年罷東京以為鄴都晉與因之改興唐府為廣晉府今復為天雄軍

閻張漢真至

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
城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合

而噴之為噴作諸佛事以為厭勝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

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為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

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

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聞叛
之非忠也人以從子托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屬

猶言頃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
者也

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
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

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五月丙申朔晉大赦時晉諸將悉用酷

刑左拾遺竇儼上疏曰案律死刑有二絞斬是也絞者筋骨相連

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之興近聞數等或以長

釘貫人手足或以短刀鑿人肌膚遷延信宿不令就死冤聲上達

和氣有傷望加禁止從之 晉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 高祖 天福

七年杜威始鎮恆州 性貪殘自恃貴戚 杜威尚高祖妹 多不法每 見二百八十三卷 宋國長公主

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

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

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

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

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

又畏契丹之強累表請入朝晉主重貴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

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晉主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

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

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

勿復委以雄藩晉主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切

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丙

辰威至大梁 丁巳國李仁達大開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

教軍士突前登堦刺殺巖明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

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 是年南唐 係大三年 奉

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併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為威武

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宏義編之屬籍 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 賜名宏義齒于諸子之列

宏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為李仁達昔唐而附吳越張本己未晉杜威獻部曲

步騎合四千人并鐵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

本道本道指晉主重寬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為衛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晉主求天雄節鉞

許之唐兵圍閩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既而

閩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六月癸酉晉以杜威

為天雄節度使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陷貝州始晉之邊民肝

腦塗地而士卒驕橫大將又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圈圍一空至

于草木皆盡又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

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是晉之公私皆困而契丹

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耶律德光曰使漢

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

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

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自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柔維

翰屢勸晉主重貴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假開封軍將張

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請契丹中辭謝過德光曰使景延廣柔維

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

意乃止及德光入大梁謂李穀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

矣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

王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于隘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

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鎮州鎮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

資台國監甫卷二百八十四 後列國紀十九 三田心補樓

已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
饒撫信之民尤苦之閩主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
救 楚王馬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
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希範忌希杲事始二
百八十卷
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四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上

丙寅晉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和疑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重賈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

甚 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 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

後庭近朝莫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

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曩者陛下親禦胡寇 謂元年 戰士

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

錦袍銀帶唐制帛以一端為束彼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

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

稷乎晉主不聽馮玉每善承迎言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晉

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

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

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

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甯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甯府遂克建州閩王王

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密知延翰麟視議至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眾奔

泉州建封既克建州略得余洪妻鄭氏鄭有殊色建封逼之不屈

劫以利刃亦弗動建封嗜人肉略婦人百餘人日殺一人以食引

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充庖為幸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

徽文徽將以薦枕席鄭大罵曰士師弔伐凡義夫節婦宜加旌賞

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禮義無足怪君侯知書為國大

將當有表率羣下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

有死而已文徽大慙亟訪其夫歸之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

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爭伐木開道以迎之

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建

人失望唐主李璟以其有功皆不問何敬洙之會攻建州也初至

以為僻陋山郡不足勞大兵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敬洙不得

已乃與邊錡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當

受上賞王建封以先登之功爭之敬洙乃推建封功第一而敬洙止授楚州刺史敬洙少為楚州刺史李簡則養簡性殘忍僕使有小過輒殺之不少貸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持簡所愛硯謂羣兒曰誰敢毀此羣兒爭肩吐舌相視時敬洙已被酒奮曰死生有命何不敢之有奪硯脫階一擲碎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主者以實對即命擒敬洙皆謂必死矣簡妻素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鳥逐簡而啼避之輒相隨而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蓋敬洙善彈命中無失故思之語未畢敬洙挾朱彈持鐵丸拜于前拜起一發斃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曾有善相者簡使相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人殆過公簡由是奇愛之擢為軍校簡卒乃事烈祖至是即踐簡

位敬洙不勝感勵常微服遊里巷察民疾苦每有科調輒先為經畫民忘其勞楚州大治後十餘年敬洙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亭中復見一鳥顧之而鳴敬洙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邪

取食置掌中飼之鳥即下從掌取食而去人皆異之漢主劉晟

殺詔王宏雅宏雅漢主之弟也九月圍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

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舊闕人叛唐引本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丙申

晉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晉杜威之入朝也以殿中監王欽祚知恆州事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羅

民粟杜威石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晉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

州 乙卯晉遣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漢主劉晟殺劉思

潮譚令禮林少彊林少良何昌廷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

宏昌事見二百八十卷天福七年出為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漢陽縣之地唐以漢陽縣隸廣州漢主劉

龔分漢陽縣置英州九城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

月癸巳晉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宋太后殂太后治內有法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烈祖受禪冊立

為后從容裨贊多所宏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達后已悟矣昇元

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后以免譴者甚眾烈祖殂羣臣欲奉

后臨朝稱制后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且婦人預外事非國之

福也卒不許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季瑋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

思恭以謝建人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

寬簡建人遂安 初高麗王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事見二

一卷高祖天福元年因胡僧襪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

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晉主重貴與契丹為仇

襪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軍使高麗

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

之而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婦者襪囉之言特建為誇誕且實

不敢與契丹為敵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十

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渤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

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歸還為言于大

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襪囉

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

兵咸不振且夷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武更以

它故為解 乙卯吳越王錢宏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
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闕璠昭達建徽之孫也 杜建徽佐吳越與
王錢鏐有功

璠皆好貨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宏佐左右昭悅為
人狡佞宏佐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
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

悅懼謀去璠璠專而復國人惡之者眾宏佐亦惡之昭悅欲出璠
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

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史進思為湖州刺
史 闕璠明州人胡
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

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內外馬步都
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
闕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為宏佐誅
昭悅張本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讒故獨存之昭悅收仁俊
擢為國官 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溫其
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

丑置加吳越王錢宏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置以前中書
舍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

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略遺充滿其門 丁丑晉主重貴
獵於近郊 初晉主重貴疾未平 去年冬
帝有疾會正旦 謂今年正
月初旦樞密

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
睿即重睿也避
其名去重字晉主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晉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五 思補樓

主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
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其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
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
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委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畱
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
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楚湘陰處士
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清化烈 為詩
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城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多譏刺時政楚王馬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
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王李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
邱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歎心景達從容進言曰齊邱
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李璟乃使景達自至青陽

召之 齊邱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晉開運三年是年歲凡也 春正月唐主以齊邱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

請不預政事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

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

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

過惡唐主怒貶越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

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

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

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置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為晉昌軍 更歷十鎮

趙在禮起于鄴都走義成不行後歷橫海秦所至貪暴嘗鎮宋州

宋人苦其貪黷及當罷去宋人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

復任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謂之拔釘錢由是家貲為諸帥之最

晉主重貴利其富三月庚申為皇子鎮甯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軍禮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

高祖諸孫晉主養以為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

武節度使李宏義宏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夏四月遣

弟宏通將兵萬人伐之初晉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既留党

項酋長拓拔彥超於州下又與諸部族貿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

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為患乃以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

鎮朔方暉既去鎮即遣縱彥超而令溫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

之羌胡怨怒皆叛競為寇鈔拓拔彥超石存也廝寢三族共攻靈

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溫上表告急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

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宏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莫可

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代領軍

府事勒兵擊李宏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李璟以從效為泉州

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兵戍泉州為留從效遣唐徙漳州刺

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積為蘄州刺史從效出自

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務眾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

布素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敝布自言我素貧

賤不可忘本閩主王曦有二女在郡從效事之甚謹資給甚厚由

是大得民情晉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塞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

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

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

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

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

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眾邀擊

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眾久之至于餘家

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于晉晉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

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小不副

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

所在以萬數竟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

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為徐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寇定州張本初晉之執政忌馮暉在靈武徙鎮邠

州又徙鎮陝州宋幾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

知朝廷忌已梅離靈武乃厚事馮王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晉亦以

羌胡方擾王令溫告急丙寅復以暉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

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

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棄之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

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敕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甯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四年降為通遠

乙丑晉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

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

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

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

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邠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

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

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微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

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欲乘勝取福州唐主李暹不許樞密

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宏義必令人朝宋齊邱薦覺才辯可不煩寸

刃坐致宏義唐主乃拜宏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

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宏義金帛宏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

疏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為陳覺與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 秋七月河決晉

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

有自幽州至晉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

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洺州軍將

趙行實普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

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

延壽與為期約 八月晉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

斬其酋帥解里擁餘眾入水溺死者甚眾 丁卯晉詔李守貞還

屯澶州 晉主重貴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

朝宴賜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

歲大熱吐谷渾多病死乃遺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

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

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靈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六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貨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唐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儻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開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莊宗賜其額為常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晉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路王清泰二年白可久為常朔奉化留後始見于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谷吐渾部族皆隸於契

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勅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谷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未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會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于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眾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承福還太原移帳于嵐石州然承福部下無法多于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還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置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晉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劉知遠上表請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李崧曰如彥

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即殷主王延政所置

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以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 恥無功
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為南劍州 自稱
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李宏義入朝 侍衛官在人主左右有
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

魯將之趣福州迎宏義延魯先遣宏義書諭以禍福宏義復書請
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 覺以劍州刺史

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建州至福州皆大溪也故主人亦謂之為江 表福州孤
危旦夕可克唐主李璽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

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候官閩及候官二縣皆治福州

郭下此戰于候官縣界也 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宏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
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

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于建州 以漳泉撫安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

使延魯為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宏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城 建州人也生數月趨捷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鐵

長事王延政為將唐師攻建州誨出挑戰為王建封所擒將斬之
已解衣伏鎖矣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

文徽文徽駭異復以為將 晉馮暉引兵過早海至輝德自感州

抵靈州早海七百里斥鹵枯澀無溪澗川谷輝德在靈武南張舜
民云今早江平朝早海在清遠平北趨瓊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

軍開茲係沙磧俗謂之早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
過美利乘潮入平夏經早海中難得水泉至羅德清邊嶺入靈州
糧糧已盡拓跋彥超眾數萬為二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

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
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
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兵卒不足

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撫綏邊部恩信大著九月契丹三萬寇晉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漢劉思勳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勳等同弑漢主宏度也特進鄧仲遺之漢紀道庠不知其故仲遺曰慙僚韓信誅而彭越醢皆在此書矣宜審讀之漢主劉晟聞之族道庠及仲李宏義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更名宏達奉表請命于晉甲午晉以宏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晉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秦州斬首一千級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

兵百人拒之宏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宏達更

名達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楚王馬希範知晉主重貴好

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晉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隋宮公新臺後魏道臨黃縣唐屬澶

州宋端拱元年省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晉樂壽監軍王

繼書請舉城內附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昭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使知蕃將高模翰

師而出益延祚為刺史也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

已歸身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地遠阻水不能救也

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

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

先是趙延壽亦詐通款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

將兵過廣晉魏州廣晉府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

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晉主重賞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

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

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晉主由是亦賢

之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

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慊慊亦不滿之意

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

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秦甯

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

左廂都指揮使訢成節度使皇甫邁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

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

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

洺州團練使辭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勝日專發大軍往

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

主者賜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

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雷電大震夜有彗分為十數道

南北竟天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

陳誨泉州刺史畱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

州唐主李璟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

為南州命思安及畱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

至錢塘吳越王錢宏佐召諸將謀之諸將欺其少皆曰道險遠難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邱昭券以為當救水邱復姓也宏佐奮然曰辱

亡齒寒舌之訓也且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

君但樂飽食安坐邪有異議者斬于午遣統軍使張筠趙承泰將

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蔡胤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建劍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

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宏佐命糾之曰糾而為

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宏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

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為宏佐所寵自故水邱昭券憚而讓之宏佐命昭悅掌

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

三年宏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宏億

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可

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

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鑄蓋野有鏹卒犯法必多三也鏹鑿也閩人鑄

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

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法

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宏佐乃止置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屢使公

主人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眾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

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

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

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

年省東城縣為東城鎮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己酉吳越兵

登台通意卷二百八十五 後列國紀二十 十四 王補樓

至福州自晉浦南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李璟遣信州刺史王建

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雷從效王建封偏疆不用命兩從效起于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宏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侍建

州先齊之功故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入唐主李璟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

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首事者判尚書省事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府庫之積所耗者半其能久乎契丹主耶律德

光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晉杜威等至武彊九域志武彊縣在宋自武彊六國時武隆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為漢武彊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彊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彊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

彥澤時在恆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恆州以備契丹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

威等復趣恆州以彥澤為前鋒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耶律氏請為前導

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眾跨水不之救致敗將出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動請降於威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于契丹則甲寅威等至中渡

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讓回旋今不取契丹已據橋彥澤

橋在滹沱水迤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謂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渡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

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施州刺史田行皋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置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

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宣水中

密約城中舉火相應

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廩卒竝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

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

怙懼翰等至欒城

舊唐書地理志曰欒城縣常山郡之開縣也後魏于開縣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恆州

九城志欒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二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為沃州

城中戍兵千餘

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

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駕潰翰契丹主而律德光之驍也

契丹

后族皆以蕭為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

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

十一月丁巳朔李穀曰

于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

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

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己

未嘗主重貴始聞大軍屯中

甲寅杜威等至中渡已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諸軍孤危而驛報

七日始達晉之

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

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

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

兵皆在行營人心惶悚莫知為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

夕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謂習之使馴狎而附人辭不見又

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執政謂馮玉李彥穎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

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
晉主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
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彤
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
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
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
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
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
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
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
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

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
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德光給之
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
遂定降計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
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契丹德光賜詔慰納之
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
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
野威守貞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天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
不切齒德光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
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
耳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德光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德光入恆州遣兵襲代州

刺史王暉以城降之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

史郭璘固守拒之德光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

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德光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眾眾

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邠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

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

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歸梁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

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德光曰今大

遼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

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

猶將失之德光不從引兵自邠相而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

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杜威

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德光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

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

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蒗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諸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

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濱孟有皮

兵故從白申晉王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

宓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

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

日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詳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太甯宮門為明德門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

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辭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德光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仁門且曰吾有

梳頭妮子竊一藥囊以奔於晉今在否戰陽城時亡奚車一乘

今在否又問契丹先為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晉主得

書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晉主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

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

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甯節度使延煦威

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兩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也

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家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謹奉表請罪陳謝

傅住兒入宣德光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晉主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晉主復召

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

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

見者無不屈服彥澤雖以驍悍自矜每往見之即冬月未嘗不流

汗至是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責之曰去年拔公于罪

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吾晉室大臣自當死

國爾安得無禮彥澤股慄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

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晉主命召

維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深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

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遣兵守之宣徽使

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晉主至是晉主召之欲與之謀承誨伏

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

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

即驅出斲其腰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斲之即斃斬也此蓋五代軍中禮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

重決于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宏肇掌兵有抵罪者宏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素與閣門使

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

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

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

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甲戌張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

留宮中慟哭晉主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

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

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

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

晉主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晉主訣歸第自經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

十一妹也晉主與太后所上靈光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晉主使

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

以他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晉主惆悵久之馮玉

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彥澤不許楚國夫人丁

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

立載之去晉主以桑維翰屢進謀書請與虜和而已違之恐維翰

後晉開運二年

見德光必顯己過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貨產遂殺維翰以帶加頸白德光云其自經德光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

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德光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

日死生惟命德光笑而釋之己卯延照延寶自牙帳還德光賜晉主手詔且遣解里謂之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晉主心稍

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其文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晉主使獻真者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

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下和所獻之璞蘭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後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也是迄於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各賜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參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

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竊幹求援於胡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北燕史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教于魏使併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支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幸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以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陰滅陳得此指為真璽以字之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此後入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祗死當作再閱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竝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

晉主奏遣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

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臣

奏其說亦祖六典詳註于後

事見二百八

十卷天福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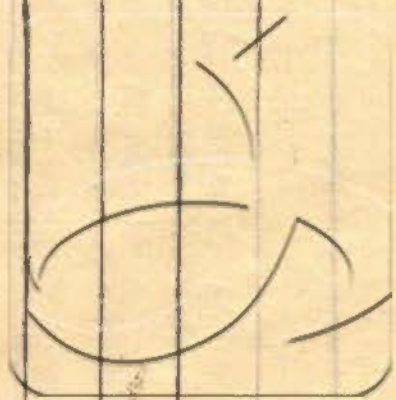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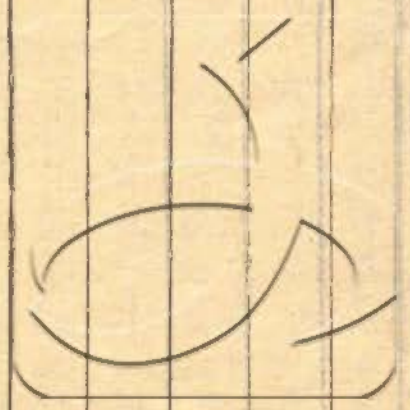
後列國紀二十

今日焉敢匿寶乃止晉主聞德光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
 張彥澤先奏之德光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不許有司又
 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與觀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德光德光
 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加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德光德光
 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而華
 未暇服故言先是德光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
 所逃伏往見德光於封邱九域志封邱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德光詰之曰致兩主
 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
 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
 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

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八十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二



丁二月漢高祖劉邦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
蜀南漢南唐凡四國以楚湖南荆南凡三國吳世鑑宏佐卒弟
宏仲嗣宏仲又被廢弟宏傲
附湖南馬希範卒弟希廣
重貴於城北大梁城北乃易素服緋帽往迎契丹主耶律德光伏路

制請罪德光貂帽貂裘市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

官迎女丹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

主于赤岡德光曰汝安沒字邪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汝昔鎮邢州

已累表輸誠君不忘也叔干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其禮也重貴

與太后已下迎於封邱門外德光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

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陳詞謀皆歷歷能對無愧屈色耶律氏亦

假以顏色昭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

實錄帝舉族待罪于野虜長而德光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德光登

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

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

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易置京尹日暮德光復出屯於赤岡懼

心未一未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

承勳因父降晉事見二命左右鬻食之未幾以其弟右羽林將軍

百八十四卷世運九年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高勳誅張彥澤殺其

家人於契丹主耶律德光德光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

之傳住兒監彥澤軍者也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

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

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詈詈以杖扑之勳命斷

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九城志開封府後夜伺守者

稍怠扼吭而死延廣父孛善射每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

由是延廣以挽彊見稱唐明宗時坐朱守殷叛黨當死晉高祖時

為將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去後錄以為客將歷官馬步軍都指揮

使鎮天平重貴立遂用事竟因之亡國契丹初入洛延廣亦知必

不能免而以願戀家室未能引去遂為囚虜以及於死 辛卯契

丹以故晉主石重貴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後列國紀二十一 一

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

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

據晉書及爾道元水經注常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

丹主耶律德光使謂晉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

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安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

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

丹遷重貴及其家人於封禪寺德天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

內崔延勳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延勳本河內人少陷虜德光數遣使存問重貴每

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德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

其乏也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

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重貴陰祈守者乃稍

得食是日德光自赤岡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

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礮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德光謂

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廢東京

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德光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

居皆如舊制而檀裘左衽胡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皆俛首不敢

仰視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

朝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

安敢不來德光乃謂之曰爾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

德光喜且素聞崧道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

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德光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

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愛命匡威建瑋之子也史建瑋事晉王克用

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於晉既亡國重威即復舊名德光

悉收其鐵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眾從

己而南及河德光以晉兵之眾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

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

且撫之徐思其策德光乃使重威以其眾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

人皆罵之德光又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德光曰皇帝親冒矢石

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德光變色曰朕舉國南

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

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

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

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

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

乎德光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

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德光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

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天福元年既而反為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

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

曷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

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德光悅

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後解之為大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

分遣還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殺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

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以其

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好

施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日而盡兀欲始見於此

癸卯敵晉主石重貴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

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接送之又遣晉中

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重貴在塗

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所經州縣路旁父老爭持羊酒為

獻衛兵擁隔不使相見皆涕泣而去至於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

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

獻重貴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寒嘆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賊所破

慟哭而去 時契丹既滅晉中國大亂而楚王馬希範奢虐無度

既馮弟希杲囚處士戴偃益無所忌憚遂起會春園嘉宴堂其費

鉅萬加賦國中民不堪命牙將丁思觀知馬氏必敗乃廷諫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鄰敵傳國三世有地數

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囚辱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出

兵襄陽以趣京師倡大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

窮土木為見女子之樂乎希範不聽思觀頓目視希範曰孺子終

不可教也乃扼吭而死 癸丑蜀主孟昶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

繼勳為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耶律德光以前燕

京畱守涿州劉晞為西京畱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畱珪為義成節

度使兀欲姊婿潘聿然為橫海節度使族人郎五為鎮甯節度使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為趙匡贊後以漢將張彥超為河中歸漢張本

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

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

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

涇州以契丹勢稍沮非史佺晉昌節度使趙在禮聞契丹入汴自長安

入朝其裨將雷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

安事見二百八十三初晉之絕契丹也卷晉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

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耶律德光入汴繼勳入朝德光責

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

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德光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

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

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天祐元年我此行良

可憂德光遣契丹將述札奚士拽刺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

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

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聞德光聞在禮死乃

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昫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

陽詣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

立於廷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德光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

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趙延壽請

給上國兵廩食德光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

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

畿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并餘屬縣為畿及鄭滑曹濮數百

聖開財畜殆盡鄒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德光謂判三司

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安營辦時府庫空

竭响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

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

給皆畜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

之矣初晉主石重貴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

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

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

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

時又得吐谷渾財畜事見前開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

萬人晉與契丹結怨知遠知中國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

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

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

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晉魏時廢安陽併入鄆後周移鄆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鄆縣隋又改奉三表

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鄆城則在縣之西北十里

詣契丹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

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

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耶律德光

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子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

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枴

人杜叔也歐史曰王峻持枴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繪名馬德光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

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

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

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

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

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

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

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

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

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

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

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

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

亦遣使詣河東勸進唐主李璟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

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宏冀為燕王為之副景

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張易有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

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眾皆失色

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他日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

手疏曰朝臣如張易者宜留諸左右不宜使之泛不測之淵投足

遠夷景遂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

極傾詔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遂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

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

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

唐主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

交構禍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

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易性豪舉尚氣而能善規人過

嘗為歙州通判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

殺無敢犯者易欲為之而無因適匡業召易飲易乃先自飲醉就

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震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

敢競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魏我暗鳴自若俄引去匡業使

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則自愧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唐主

季瓊遣使質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發掘南唐自謂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

史王建皆避契丹帥眾奔唐淮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唐虞部員外

郎韓熙載上疏以為陛下恢復荆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

亦悔之契丹主耶律德光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

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

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美復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德

光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

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德光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

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

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

馬趙延壽以德光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德光曰漢天子所不

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德光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

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

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

礪奏擬燕王中京畱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

使如故德光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壬

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乙丑何重建請出蜀

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批散關則北兵不能丙寅蜀主

孟昶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與劉知遠聞何重建降

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

除王畿之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為三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

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利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

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面都

統故亦自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諸

謂堂時知遠不許聞晉主石重貴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

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宏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

隋置榮澤縣屬鄭州九域志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

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主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

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

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有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知遠

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

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

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若其暴虐奉國都頭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若其暴虐奉國都頭

王晏與指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

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恩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

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

給眾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爵後晏徐

州人暉潭州人章太原人也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

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

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

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蜀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

州不克退保固鎮甲戌晉主劉知遠自將東迎越主及太后至

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文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聞已過

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承天軍在并陘縣娘子關西南

國四年改廣陽為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改晉主石重貴既出塞契

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

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

一十五里陳元觀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重貴不勝屈辱泣曰

辭超誤我不令我死事見上在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

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耶律德光聞晉主劉知遠即位以通事耿

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

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路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

州南于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初晉置鄉兵號大威軍見二百八十四

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

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何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

丹人沐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

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括斂

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

攻陷州縣殺掠吏民盜陽賊帥梁暉有眾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

晉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晉主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

漢武安縣地隋置隆陽縣唐屬磁州為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

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逾城入啟關納其眾殺契丹數百

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王表晉陽言其狀 戊寅晉主

剽知遠還至晉陽自承天軍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之資殆非

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

厚人無怨言晉主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

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寶客畜兵器

與術士遊吳越王錢宏佐欲誅之謂水邱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

千人圍昭悅第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宏

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同昭悅歸第執送東府己卯斬之釋

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晉武節指揮使史宏肇攻代州拔

之斬王暉暉降契丹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

使駱從朗知州事晉主剽知遠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

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

使歸款晉陽初契丹主耶律德光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

率錢帛徵督甚急及從朗既死民相率共殺熙 契丹遣使賜趙

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
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晉主劉知遠見矩甚
寤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據河漣之要自

矩因勸晉主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晉主善之辛巳以暉

爲保義節度使戛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

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爲保義軍馬

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眾大譟

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副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降

晉陽 契丹鎮甯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

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梁縱兵大掠圍

郎五於牙城澶州牙城蓋在北城契丹主耶律德光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

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

從契丹主南人亦遂爲所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三十

弟超奉表求救於河東癸未晉主劉知遠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爲

契丹所殺 蜀主孟昶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

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不也彰武節度使周密聞而貪將士作

亂攻之密敗保東城眾以允權家世正帥高萬金兄弟自推爲留

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爲節帥令昭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

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爲延州合開密以允權故將之子

思與延州人結移爲州主簿洛後以開而貪日惟誅掠是務允權

乘其民怨時以言開之後遣視察者謂其心遂落廣本云允

權爲延州合密徙爲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

關以周密爲延州校管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

將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密應州

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後列國紀二十一 十三 思編

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耶律德光賀李
晉國德光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

敢坐飲 啟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

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
祖天祐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

北矣今復從延壽契丹主耶律德光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梁故王淑妃詣之契丹主耶律德光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生以唐明宗年長於德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

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劉遂凝以劉
郭善恩因王

淑妃以求節鉞德光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

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德光以張礪為右仗射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右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劉珣以目疾辭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

宋毫密三州契丹主耶律德光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

如此亟遣秦甯節度使安審琦武甯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

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塢橋塢橋在宿州賊帥李仁恕帥眾數萬急攻徐

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

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繼而

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

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

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耶律德光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

閣禮賊陽修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朝望薦食諸
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踰殿門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

政前殿也謂之衙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

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候朝于衙者因隨而入

見故謂之入閣然高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竹以後

凶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朝堂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朝

望人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

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

後列國紀二十一 西

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要
有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
乘輦至后朝殿門駐輦受禮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
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喉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閣門勘契次閣門
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掛次細
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掛次率南班拜訖分引至位
對掛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掛殿靴執入
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相及兩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
喝拜指笏舞舞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相班首一人至近前又
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掛通事舍人引宰相於東西階道下立
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掛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掛殿出
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掛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掛殿出次細仗出
次引宰相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引近前奏事訖御歸位盤折宣徽使宣所奏
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御歸位盤折宣徽使宣所奏
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掛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
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掛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衛內
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
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入閣儀梁所定也
眠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
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誌朝儀之變文明殿
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德光大
制每月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閣

德光大

悅願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
耶既而顧馮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對曰此時百姓雖佛
出世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晉主知遠獨河東雜稅戊子遣使

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

降晉陽晉主劉知遠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奔晉陽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降晉陽 丹延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

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請遣山南

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孟昶命漢韶詣鳳

州行營 契丹主耶律德光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

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謂其國為上國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

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德光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德光

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

蕭翰為節度使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德光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鰕浦海岸沈淖須布竹簣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能施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

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已久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延魯不能禦棄眾而走孟堅戰

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

追者乃還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眾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等東南面故書為東南守將

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

泉福相為晉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

亦忿陳覺等專橫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手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余安引兵

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留從效引兵還泉州

自福州還也謂唐戍

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地險土

春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即

謂二稅也 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戎將不得已引兵歸

唐主季瑒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謂從效自此 契丹主耶律

德光將歸遣使謂唐人口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貶廢黜吾主欲與

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唐使近臣對曰唐守江淮社

稷已固爾主不忘舊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

亦遣使報聘既而唐主璟歎曰開役憊矣其能抗衡中原乎 壬

寅契丹主耶律德光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

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

而已夕宿赤岡德光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勝數百通所在招撫

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德光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

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蜀

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振散關以絕援路 張

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錢宏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

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宏侗為丞相為宏侗嗣國張本 庚戌晉主劉知

遠以其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

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任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尤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將攻相州梁

暉請降契丹主耶律德光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

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德光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

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

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闕城中遣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

度使王繼宏斂城中鬻骸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

謀舉州應晉陽德光執而詰之穀不服德光引手于車中若取所
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
不屈時德光已病因好謂穀曰我爾來時人傳爾語云我必不得
北還爾何術以知之今我疾甚如能救我則致爾富貴穀曰實無
術蓋為人所陷耳詞氣益嚴穀乃釋之時晉中書舍人陶穀頗工
歷數嘗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
得歸國時人苦契丹之暴競傳其語而德光聞之誤以為李穀故
詰之 晉主劉知遠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
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宏肇領忠武節度使
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
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
觀察也

癸亥置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耶律德光見所造

城邑邱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顧
道深壽

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德光入北又與
趙延壽俱南以死中國 甲子晉主劉知

遠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密州蘇禹珪為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於太原更

名從阮避帝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
武節又就府州

置節帥以寵之薛史曰并府州為永安
軍折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陝人

劉銖為河陽節度使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

州乙丑晉主劉知遠遣史宏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置以王守

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

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
時屬契丹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

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
二州義軍都制置使

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
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

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
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北晉主劉知遠聞契丹北歸

欲經略河南故以宏肇為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功以分契丹兵

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耶律德光以船數十艘載管鎧仗將

自汴泝河歸其國

日非泝河自河陽取
太行泝以歸其國也命宿國都虞候榆次武行

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

河陰在河陽東南
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

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

虜勢不能久聞中國不若其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

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

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眾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

蠟表閒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

州有戍兵其迫太為鄭王

去年方太以安國爾後降契丹契丹主
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

屬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
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為僧也嵩山

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帥眾萬餘襲

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尙強眾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

戍兵俱西
至洛陽眾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

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答殺之太無

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

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

自稱天子誓眾於南郊壇

曰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穎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眾于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陷帝記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

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力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

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蕭翰時鎮大梁送劉晞自許還洛陽

潘環構其眾遂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宏肇

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

聞宏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宏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

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有懷州以通河陽九域志懷

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置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德光聞河陽亂歎曰

我有三失宥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

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唐主季瓊以矯詔敗軍

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開運三年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賞罰者帝王

所重賞以進君子不自私恩罰以退小人不由私怒陛下踐阼以

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害人蠹政蝕

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昔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

言讜論首懼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姦臣得計遂擅威權御史

張緯忤傷權要以越職貶官嚴續國之尊戚不附姦愾亦遭排斥

張義方上疏正論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得罪朋邪者信用上之

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

遂拔常夢錫居宥密蕭儼為侍從張緯為赤令于是羣小疑懼結

酷吏司馬正彝為同惡之濟迫脅忠臣枉法竄逐羣凶勢力可以

...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岑覺延魯更相違戾
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之用

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

死亡取侮憐邦貽譏海內夙列之中有敢議論則焉魏毀之於中

而彛持之於外構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雖已伏辜而延

己與岑猶在左右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延己蔽蔽天聰斂怨歸上

作為威福專任愛憎以至綱紀大壞刑賞失中岑讒疾君子交結

小人進佞優以取容作淫巧以求寵視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為己

惠上下相蒙道路以且征討之柄在岑折簡俗蔽取與繫岑一言

昨者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社之羞宜醢奸臣之肉已誅二

罪未塞羣情盡去四凶方祛眾怒唐主以文蔚所言太過怒貶江

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初延魯銳于進取常欲用事四

方以要功名其兄延己詰之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

至矣何用行險以圖利祿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悖悖循資

為宰相也及是身被五木鎖鑰甚嚴延己歎曰弟不可為循資宰

相乃一至於此兄弟遂為讎隙宋齊邱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

通三年上表待罪不問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

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齊邱延己為之

陳請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

則行陳無效死者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馮延己罷為太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韓熙載屢言宋齊

邱黨與必為禍亂齊邱奏熙載嗜酒猖狂貶和州司士參軍而熙

載生平實不能飲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舉州降蜀蜀自是盡自秦

鳳階成 奉頽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耶律德光至臨城得疾及藥

之也 城病甚 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藥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平十一年於開縣改城置藥

城縣九域志古藥城晉藥城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二里藥城在趙州南六十三里 苦熱聚冰於胸腹

手足且啖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 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于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胡林

唐天后時襲突厥章胡死于此故名考異 日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

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趙延壽恨德光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

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

所部兵相繼而入 范成大北使錄自藥城至恆州六十里 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

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

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

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

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德光喪至國述律

太后不哭曰待諸部甯壹如故則葬汝矣 谷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

晉主劉知遠之自壽陽還也 見上 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

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

百餘舉 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煙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 晉主曰此虜將遁張虛勢

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

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

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 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

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

後晉天福十二年

於待賢館止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八十六終

